

随笔 楼肇明老师

鲍尔吉·原野

楼肇明老师也是我散文写作上的引路人。

楼肇明老师很有魅力，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港台研究室的研究员，也是国内重要的散文研究专家，在学术上非常有见地。他常认为所谓学术，一定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这种声音是有依据的，在学理上、在观察上要有自己的心得才能说出来，才值得一说，如果没有，废话干脆就不要说，人云亦云干脆就不要说了。

楼肇明老师读书特别多，他可能把老天赐予他的生命都放到读书上了。他每天要完成自己的读书量，他觉得这一点比写作更重要。他觉得一个人如果不读足够的书就来写作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写散文，你就要目力所及把一些经典的书、还有边边角角的资料都要读到，要静心细读，要走心。你要清楚别人写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写你自己的东西。每次跟楼老师交往，我都心中暗暗赞叹。他是浙江东阳人，他年龄比我大十几岁，头发都白了，每一根都向着天空站立。他眼光非常锐利，投向对方。

楼老师有些话蛮有趣，他认为写作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不会写的，一种是会写的。他认为不会写的人在散文写作队伍里实在是太多了。比如那些人云亦云的人，那些在大脑中不经意去克隆别人想法的人，那些抄书的人，掉到书袋里的人，那些没有什么可写的硬写的人，那些在美学上没有自己独特发现的人，在楼老师看来都是不会写的人。其中也包括写得过于流畅的人，写得过于艰难的人，这些评价非常精到，也是有趣。

楼老师对我写作有好多指导，我特别喜欢他直率的评论，哪些东西原本应该是什么样，而你写成什么样。楼老师特别喜欢淳朴的东西，他说过那些淳朴的人，那些劳动者，他们内心有非常好的东西，可惜他们写不出来。但有些会写字的人呢，也写不出来劳动者心里那些东西，这是个矛盾。

上苍在人间设立写作这一行当的时候，就设立了这种矛盾，差不多河这一岸、那一岸的人没法交融。一些人心里有好东西不会写，另一些人会写但心里没有什么好东西。那么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是非常非常难的，但有人在这样做。

在楼老师看来，那些伟大的作家都是可以到达统一的人。但是这个写作者也要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实际上，你写作不是凑巧你聪明，也不是凑巧你碰到了一个故事，你是活生生的从上帝碗里夺来一口饭，你要吃下去。

齐白石也表达过这个想法，他称之为造化，称之为天工。有时候齐白石画一幅画，画得特别好的时候，他甚至哭，他会恐惧，他说我把造物主的东西抢过来了，之后会不会影响我的寿命？他有一方印就叫“夺天翁”，这并不是封建迷信，实际上造化的东西，真正好的文学在云端。人编一些故事发表不难，但是真是把云端的东西拿下来就难，几乎没有可能。

楼老师指导我写散文走到一条正路上，读书写作观察，保持一颗朴素的心性，不去和别人去争夺什么，去安静的写自己的东西，同时始终保持一种自省的心理，我觉得楼老师跟我说最重要的是自省，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知道自己怎么样了；别倔强，别墨守成规，要变化，要扩大，但是要有章法。



《美好》 吕三 作

乡愁 相由心生

乔傲龙

相由心生，吃相亦然。

我的吃相是个问题。

平常人的吃法，轻夹、慢送、入口、关门、咀嚼、吞咽，一路斯文，我则不然。两根木棍刚探出时倒也无他，一俟盘中之物被捕获，则食指瞬间离队且直指前方，运输兵匆匆变巡逻兵，其赶超雄姿，似在警告周边各方：此物有主，勿生他念，保持距离，以防误判。我知道你在想啥，狗护食，对不？夹起来，还要盘中凌空一抖，确认“猎物”是否捆扎严实，以防中途逃逸。抖完接着走。前半程定速巡航，无话。快到嘴边时突然变轨，取消巡航，加速向嘴边靠拢。那情形，自下而上电光火石般划出一道弧线。如果给一个反打镜头，此时从对面看到的轨迹，应该类似于一记下勾拳。手上忙，嘴也不能闲，只见伸颈探首，下颌已紧急前出接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又猜对了：饿狼叼食。

“猎物”入口，瞬间关门。所谓到嘴的肉怕飞，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至于咀嚼，一言以蔽之曰“狠”，凶狠的狠。但见眉拧目锁，肃肃然如临百万之敌，唇开齿合，沉沉然若负千钧之力。面色之凝重，神情之肃敛，仿佛嚼在嘴里不是美妙的食物，而是共戴天的寇仇。嚼碎吞下，终于深出了一口恶气。

狼奔家突的凶狠吃相，起初并不自知，经人指点才发现如此与众不同。一指禅，下勾拳，狗护食，狼叼肉，苦了

这些年与我同桌用餐的人们。

相由心生，心由何生？静夜自思，八成是焦虑使然。七零后如我，虽不曾有严格意义上的饥饿体验，但毕竟踩着短缺年代的尾巴来到世间。那时的潭坪塬，农业、农村、农民，一切都围着粮食转。砍柴为烧火，烧火为做饭，做饭得有粮。割草喂牲口，牲口耕地，地里打粮。让人活的是粮，要人命的也是粮。生生死死的父老，粮食一样从土里长出，在土里过活，最后变成土，打粮食养活自己的后人。土生土长的土命，不是土里埋着咱先人，土就是咱的先人。对土地和粮食，他们牛一样的劳苦，狗一样的忠诚，但干涸贫瘠的土地注定他们辈辈世世要在最底线的需求层次上挣扎，岁月流转，生死疲劳。

我爷爷的爷爷，殁在1960年。我父亲的爷爷，洒在炕上的馍渣渣一定拈回嘴边。我爷爷，险些把刚出生的儿子送人。我父亲，12岁上扛重活，没来得及长高就被硬生生压回。我母亲用半饥半饱的肚子孕育我。我自己的童年，瓜菜半年粮，白馍梦中想。一切都拜粮食所赐。刘恒一句“狗日的”，听着过瘾。

苦中亦有乐，不然可怎么活？那时尚小，一群孩子除了砍柴放牛割草，最快乐的莫过于拾麦穗和净玉米。拾麦穗不必说，净玉米的意思也差不多，在收过的玉米地里一捆一捆地翻腾，找寻残存在秸秆上的漏网之鱼。

生产队时代，总有麦穗和玉米棒子躺在地里等我们，割麦收秋的人们心不在焉当然是重点，故意给小娃们留一点的心思也不排除——后来土地下户，这些漏网之鱼就绝了迹。捡来的麦穗和玉米，通常是小孩子可以自由处置的私产，所以格外有热情。仅此两样，足证此前缺衣少食的必然和之后承包单干的必要。

麦穗搓出麦粒，玉米脱去瓢子，小心翼翼收着，竖起耳朵，等那换瓜的一声吆喝。塬上西瓜甜瓜那时不兴用钱，都拿粮食换，谁家也没什么钱，粮食就是等价交换物。换瓜的进村，年长的先谈妥一斤换几斤，娃们便四散回家，提着自已的小布袋飞奔而来。这是一年中最甜的时节，夏收时的黄杏吃多了牙根发软，中秋后的柿子后味总带点涩巴，但儿时吃瓜的笑脸，现在想起来都甜。

所以粮食真好——这念头带着当年的爱恨交加和苦辣酸甜，出自肺腑，入于骨髓，却是一种说不清的滋味。10岁转学到县城，书读的多了，开始胡思乱想。觉得活着就得吃饭，吃饭才能活着是上天造人时故意留的软肋。离家远，所以中午不吃饭，想试试软肋到底有多软。结果发现真的很软。

上高中到临汾，一心想着青云之志穷且弥坚，于是把猪吃都不长膘的伙食当作天降大任前的考验。结果是每天午饭后不敢乱走乱动，躺在床上等待腹痛强烈且准时召喚。最后屈服，放弃补习一年的执念，卷起铺盖乖乖到太原读山大。留下老根的肠胃炎，害我此后几十年吃啥都不长膘，每每望猪长叹。

大一暑假没回潭坪塬，在一家建筑工地和泥搬砖，想证明如有一天走了霉运，靠体力仍可免于饥寒。这次终于成功——一个白馍二两重，早饭吃两个，午晚各五个，一月工钱除果腹外节余近百元，够在学校生活一个多月。从此不再杞人忧天，但对粮食的焦虑已经无法根除，只是缓解而已——心疼粮食貌似美德，但过了头就是病。

毕业当记者，常在外面吃饭，满桌鱼肉的浪费不管，但眼前这碗面必须吃完。虽说鸡鸭牛羊和人一样都由粮食转化，有病如我，在乎的只是小麦磨成的白面。某年跟同事到文水采访，疏忽了吕梁英雄的雄豪之气，酒菜过后竟然点了大碗，谁料碗比盆大、面比脸宽，只好硬着头皮当一次好汉，嗓子眼里最后那根面，落实到胃里已是第二天。某次饭局，一女，美不美已无记忆，一碗面掇了两筷子便推开。踌躇再三，说我替你吃吧。一番不好意思之后，隔座递来的碗里盛着的谢意感觉有点复杂。想解释误会，又怕解释出误会，最终没说出口的是：不是不嫌弃你，只是那面扔了有点可惜。

曾是农民，永为农民。连假装不是农民的样子都像极了农民。怎么说呢？土里长出来的人，总是不容易矜贵吧。

人物

那条小河似乎总是在和他闹别扭。每每过河时，他都在时刻地小心着，防备着。他害怕自己摔倒，不是怕自己掉进河里，不是怕自己被摔痛摔伤，他怕的是把奶洒了。幼小的他那时其实还没有意识到一桶奶卖掉换来的钱对他的家庭会有着怎样的影响，但他清晰地记着，有一次他掉进了这条河里，奶洒了，他坐在河里哭起来，对面是黑黝黝看上去可怕的馒头山。他沮丧地回家，躺在炕上的父亲气恼地大骂着他，挣扎着要下地来打他，母亲把父亲的肩按在炕上，拦着父亲，温声细语地解劝着暴怒的父亲，直到父亲唉声叹气地责怪起自己，怪怨自己不该不能干活，怪怨自

己不该让孩子受这份罪，这场风波才平息下来。母亲王玉梅的突然逝去，让他直到现在都不敢回忆起母亲，偶尔有点滴回忆撞心头，都会让他心痛得有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尽管母亲逝去已十年之久。2003年，母亲逝去。她走得很突然。去世前的几年，她和杨河芬的父亲在山阴县城租了一处平房。她步行去她在山阴县城里住着的大儿子家，却被一个骑摩托的人带倒了。那肇事的人看她站不起来，就趁周围没人骑车逃掉了。她被发后，大儿子把她送到大同市的部队322医院。她的脚后跟被撵断了，做了接骨手术，住了20多天医院。她好了，回到县城家里住着，住了20多天。她大去的那天，她的大儿媳

山西人民出版社

11

蒋蒋 京的 著



《为了母亲的微笑》

就在她身边。她精神头儿很好，看不出有一丝痛苦难过的样子。家里来了几个人，母亲勤快，坐不住，在炕上正做着家务。一个客客突然说：“快看你们奶奶咋了！”她面色发灰，倒在了炕上。杨河芬接到电话时，正在执行开车去朔州运送物资的任务，恰好就要路过山阴县城。

山西教育出版社

102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其一存此处（指长子“五谷哇”）；其一在潞安府东北十三里百谷山；其一在隰州东四十五里合桑村，有古谷城、谷台是也。夫神农庙宇在处尤多，兹不足纪。盖皆乡民积年私建，谓之祠云。律家考柘泰，率曰：羊头山。叩其详，多不知。附此以资谈论而已。朱戟墩承认“凡羊头

连载

山，以形命名”，却似乎只认一处，其余皆谈资，显然前后矛盾，甚至狭隘。炎帝非一帝，羊头山岂止一处？

我问老邓，记得《魏书·地形志》是怎么记载的吗？

老邓说，记得，“羊头山下神农泉北有谷关，即神农得嘉禾处。”

我再问老邓，假如我们所见的三座山便是羊头山，柳树下的泉水便是神农泉，杨家岭前的茅草地便是谷关，与《魏书·地形志》有冲突吗？

老邓说，没有。我继续问老邓，逻辑上有瑕疵吗？

老邓说，没有。我最后问老邓，我们观察到了吗？

老邓说，观察到了。我淡然一笑，那么，

我们就去记录它。老邓看着我，心领神会。

事实上，随着时光迁移，我们今日之所见，不必完全是古人当年之所见，也不必是后人今后可能之所见。如此，长子之羊头山是羊头山，沁源之羊头山也是羊头山。更何况，沁源有农耕文明，有养殖传统，还被称为北药之首，仅此谷、羊和草药三大要素，便足以坐实神农踏遍沁源山水之过往。

如此，杨家岭前那块茅草地，便是“神农得嘉禾处”。

广瑞第二天要上班，吃过午饭便打道回府。

老邓意犹未尽，问，下午继续看源头？我说，上午不是看过了？